

浪漫生活

L.A.N.G. M.A.N.Y. J.H.E.N.G. J.H.U.O.

——2011南通新剧作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浪漫生活

——2011 南通新剧作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浪漫生活	顾晓群	1
书记大哥	高龙民	75
我们的六月	张 湏	118
状元郎与纺纱娘	张贵驰	147
天涯芳草	李 蓉	192
乐天伦	张乐天	259
赌徒	王 祥	301

电影文学剧本

浪漫生活

编 剧：顾晓群

1 郑有根家 白天

普通的农家小院，安静而闲适。

院门开着，几只鸡在院子里悠闲地觅食。

镜头穿过窗户，推向一位盘腿坐在炕上，用她那双粗糙而灵巧的手剪着纸花的老人：

她就是本剧女主角陈桂芹，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陈桂芹剪完了手中的一张，慢慢打开，美丽的纸花，令人惊叹。

2 医院 白天

陈桂芹的丈夫郑有根在痛苦呻吟。

医生和护士在给他做检查。

医生问护士：“病人家属来了吗？”

护士：“来了，又走了。”



3 大街 白天

郑晓月打手机：“哥，爸是肯定不行了。爸的病妈已经知道了，她说回乡下拿点东西，就再也没回来。手机带了，总是关机，打不通。我总觉得她和爸之间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郑有根家 白天

盘腿坐在炕上的陈桂芹，仍在剪着纸花。

门吱嘎一声，六十多岁，衣冠楚楚李郁拱悄然进来。

陈桂芹：“像个鬼似的，你怎么进来啦？”

李郁拱嘿嘿一笑：“门开着。”

陈桂芹：“不是给你开的。”

李郁拱：“那是给谁开的？”

陈桂芹：“苍蝇飞进屋来，虽说不咬人，但也会恶心死人！”

李郁拱：“别骂，别骂。我李郁拱确实是踩着高跷过河，大半截子不是人。可你现在是爸爸的姐姐守寡……姑姑（孤孤）单单一个人，惦记着你，来看看你总没错吧？”

李郁拱笑着上炕，往桂芹身边挤。

陈桂芹：“别碰我。规矩点。”

李郁拱：“亲热，亲热呢。”

陈桂芹：“别踩着鼻子上脸，离我远一点！”

李郁拱还是往陈桂芹身上挤。

陈桂芹伸手去拿炕桌上的剪刀。

李郁拱一阵惊悚，挪开了身子。



陈桂芹 “坐到那边去。”

李郁拱挪身子。

陈桂芹 “坐到那边去!”

李郁拱下了炕，坐到炕旁边的长条凳上，掏出一包中华烟。

陈桂芹 “屎克郎放屁，满嘴的臊气——别在这里抽!”

李郁拱把烟放回口袋 “剪这么多漂亮的纸花，该不是为他招魂的吧?”

陈桂芹 “招你的魂! 都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也没个正经!”

5 病房 白天

郑晓月在给郑有根喂饭。

郑路生风尘仆仆进门 “爸爸。”

郑有根激动不已地 “路生，你回来啦!”

郑路生 “坐飞机回来的。”

郑有根紧紧地抓着路生的手 “没回家?”

郑路生 “妈妈不在家。”

6 郑有根家 白天 (插入)

郑路生推门进屋。

炕上已没了陈桂芹的身影。

满屋到处贴着挂着红色的纸花，有如燃烧着的红色的海洋。



7 病房 白天

郑有根 “她不在家，上哪儿啦？她是不想送我，躲着我！”

郑晓月 “爸可别这么想，俗话说，十年同船渡，百年共枕眠。妈和你恩恩爱爱几十年……”

郑路生 “爸爸，有个叫李郁拱的人，你认识吗？”

郑有根 “李郁拱？”

郑晓月 “这个名字好熟啊！”

郑路生 “有人看见，是他去了家以后，妈妈才不见的。”

郑有根 “李郁拱……”（昏厥了过去。）

郑路生 “爸爸，爸爸！”

郑路月马上按响了床边的应急铃。

红灯闪烁，铃声骤起。

回叙——

8 乡场 夜

露天舞台上，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演出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

陈桂芹和好朋友赵英站在观众堆里看着。

李郁拱扮演杨子荣，郑有根扮演栾平。

李郁拱 “栾平。”

郑有根 “有。”

李郁拱 “这一向交待得怎么样啦？”



郑有根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待什么。”

李郁拱 “你还一样东西没交待。”

郑有根 “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李郁拱：“（出其不意地）一张图！”

郑有根 “图！”

李郁拱 “一张联络图！”

郑有根：“（一惊）呃！（故作镇定）我，我想想……（装作思考）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许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哇。

李郁拱 “听说？”

郑有根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也没见过呀。

李郁拱 “栾平，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郑有根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李郁拱 “我问你，你要奶头山是干什么的？”

郑有根 “这您知道哇，我是联络副官。”

李郁拱 “哼，哼，联络副官不交待联络地点，也没见过联络图。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郑有根佯作无可奈何。

李郁拱：“（示意小郭，猛然地）押下去！”

小郭：“（会意）走！”

郑有根：“（惊恐地）不，不！我……（自打耳光）我姓栾的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长官，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多处哇！在我老婆手里。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她把那张图要来，献



浪漫生活

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赵英 “这个栾平演得真好，真像，一点也不比县里的剧团差。”

陈桂芹 “人家是高中毕业生，有真本事。”

赵英 “你认识他？”

陈桂芹 “他是我们村的。在学校里就是文艺积极分子。”

赵英 “他平时也那样吗？”

陈桂芹 “不，那是演戏。平时他说话不多，但看的出来，不是那种肚子里没货，一脑袋瓜子猪大肠的人，长得也神气的。”

赵英 “他脸上的那块痣是真的吗？”

陈桂芹 “是真的。但没这么大。”

赵英 “上面也长毛吗？”

陈桂芹 “没有。”

赵英 “要是没有就好了。”

陈桂芹 “是不是看上他啦？给你介绍介绍呀？”

赵英 “讨厌！我是说，如果他脸上没了那块痣，就可以演杨子荣了。”

陈桂芹 “要你咸吃萝卜淡操心！”

9 乡路口 夜

陈桂芹将自行车停树下，等着。

郑有根独自一人走来了。

陈桂芹 “喂。”

郑有根没有回应。



陈桂芹再次 “喂!”

郑有根 “你叫谁?”

陈桂芹 “叫你呢!”

郑有根 “我不叫 ‘喂’。”

陈桂芹 “那你叫什么?”

郑有根 “郑重的郑，有没有的有，树根的根。”

陈桂芹 “傻样! 一个村的谁还不知道呀? 你不叫郑有根，你叫 ‘栾平’!”

郑有根 “那是我在戏里扮演的角色。”

陈桂芹 “我看你现在，就像在演戏。”

郑有根 “等谁呢?”

陈桂芹 “等你呀!”

郑有根 “等我?”

陈桂芹 “等你回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我一个人回家，心里害怕。”

郑有根 “我没有自行车。”

陈桂芹 “我有。”

郑有根 “我不会骑。”

陈桂芹 “我会骑。我带你。”

郑有根 “成吗?”

陈桂芹 “怎么不成? 你给我壮胆，我给你出力，谁也占不着谁的便宜。快上来吧。”

郑有根仍在四处张望。

陈桂芹 “看啥，看啥? 怕有人在监视你! 快上车吧。”

郑有根上了陈桂芹的自行车，两人摇摇晃晃地前行。



浪漫生活

陈桂芹 “你的戏演得真好。”

郑有根 “不好。”

陈桂芹 “好就是好嘛。不好我也不会说好。我已经看 12 遍了。”

郑有根 “真的?”

陈桂芹 “骗你小狗。”

郑有根 “快给我提提意见。”

陈桂芹 “意见嘛，有一条：你太谦虚了，每次演完以后，你总不出来谢幕，和领导握手。”

郑有根 “反面人物应该遗臭万年，怎么好出来谢幕的呢？那是长谁的志气，来谁的威风呀？就是你出来了，也没人理睬你，有晦气呀！”

陈桂芹 “那好，他们不睬你，我来睬你。从现在开始，我就当你的司机，天天来接你，不让谢幕也好，早点回家。”

郑有根 “给我这么高的待遇，这我怎么敢接受呢。就是你自己愿意，你家里也不会同意。”

陈桂芹 “你这个人烦不烦呀？现在是我跟你说话，还是我爸我妈在跟你说话呀？坐坐好。”

自行车一阵摇晃。

陈桂芹 “坐坐好。”

郑有根 “我已经很规矩，坐得很好了。”

陈桂芹 “把手伸出来，搂住我的腰。搂呀！”

郑有根 “我不敢。”

陈桂芹 “我腰里又没炸药包。”

郑有根 “我，我还从来没搂过女同志的腰。”



陈桂芹 “真的吗?”

郑有根 “真的。我敢向毛主席发誓。”

陈桂芹 “那你妈的腰呢? 搂过没有?”

郑有根 “这……”

陈桂芹 “你妈也是女同志。快搂吧!”

郑有根胆怯地将手伸向陈桂芹，但在接触到陈桂芹肉体的一瞬间，动作变了形，掀翻了整个自行车，紧抱着陈桂芹滚进了路边小沟里。

一道刺眼的手电光仿佛是从他俩中间照了下来，把紧紧抱在一起，两脸涨得通红的郑有根和陈桂芹暴露无遗。

打手电的正是杨子荣的扮演者李郁拱，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脸上还留着妆。

10 陈家 白天

陈母院子干着活。

陈父推着自行车回来了。

陈母 “回来啦。”

陈父 “丫头呢?”

陈母 “在屋里。”

陈父与陈母耳语。

陈母大惊失色 “真的?”

陈父 “这还有假? 有人亲眼看见的，都汇报到公社里了!”

陈母 “这个死丫头，怪不得昨天晚上回来一身泥。”

陈父气冲冲朝女儿房间走去。



浪漫生活

陈母拉住他 “丫头脾气倔，有话好好说。”

陈父 “去，把她叫出来。”

陈母去里屋喊女儿。

陈父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找着。

陈桂芹随陈母走出卧室。

陈父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你坐下。”

陈桂芹坐下。

陈父 “陈桂芹同志，昨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

陈桂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群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回答陈红兵同志，昨天晚上，我去公社看革命样板戏了。”

陈父又找了一条毛主席语录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 昨天晚上，看完戏，你又到哪儿去了？”

陈桂芹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看完戏以后，我就回了家了。”

陈父又念毛主席语录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在路上没发生什么事情吗？”

陈桂芹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回家的路，不小心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小沟里。”

陈父又找了一条毛主席语录 “‘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你一起跌进沟里的还有谁？”

陈桂芹 “‘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知道。”

陈父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你一起跌进沟里的，是不是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那个演‘栾平’的郑有根？”



陈桂芹 “是，又怎么样？……”不屑一顾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陈父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毛主席说的！”

陈桂芹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也是毛主席说的！”

陈父气急败坏地 “不知好歹的东西，拔了葱种蒜，但是一茬比一茬辣。小心我揍你！”

陈母 “他爸，要文斗，不要武斗。”

陈桂芹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陈父 “好，好，好，我是大老粗，我说不过你。可你也不要掰着狗屁股亲嘴，分不清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是你的老子，你现在就给我写检查。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敢再出这个门，我就打断你的腿！”

陈桂芹 “那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绝食！你们两个谁也不要来管我！”

陈桂芹抹泪，转身冲进房间，重重关上房门。

11 陈家 白天

午饭时分。

陈父吃着饭，还挺香。

陈母哭泣。

陈父 “你哭什么呀？”



浪漫生活

陈母 “芹儿她已经三顿没吃了。这下去，会把身子饿坏的。”

陈父 “老婆子，你我都是革命同志，是一个被窝里的革命战友，共同承担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任。我们必须保持统一战线，相互配合，才能……”

陈母 “上坟烧白纸，你是在哄鬼呢！我跟你不是革命同志，我只是芹儿的妈妈，跟你没有别的关系。”

陈父 “可我出了门，还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说，凭我们家的条件，她什么对象不能找，非要找那个郑有根呢？郑家孤儿寡母，住着两间破草屋，他妈的身体还不好，你让芹儿过去，这日子还怎么过？还有那个郑有根，台上演得活灵活现像个小丑，可台下有哪一点能配做我的女婿？脸上还长了一颗黑痣，就落在眼睛下面，你知道这叫什么痣吗？”

陈母 “哭痣？”

陈父 “对，哭痣。林黛玉的脸上就有一颗这样的痣。所以……”

陈母 “你这么革命，还有迷信思想？”

陈父笑了，诡秘地 “革命为大家，迷信为自己。把女儿嫁到这样的苦人家，就是掉进水深火热，就是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说，愿意不？”

陈母摇摇头。

陈父 “不愿意，你就像一条狗一样，给我看住她！”

12 陈家 白天

陈桂芹闭门剪着纸花。



坐在门边的矮凳上看守着。

陈桂芹的好朋友赵英推着自行车进院。

赵英 “大妈。”

陈母 “哟，是英子，你来啦。”

赵英 “桂芹在家吗？好几天没看见她啦？”

陈母 “她呀，已经绝食好几天了，跟她爸较劲呢。”

赵英 “是吗？为了什么事？”

陈母与赵英耳语。

赵英 “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她怎么会跟他好呢？”

陈母 “你和桂芹是好朋友，帮我们劝劝她。”

赵英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这是党的政策呀！违反党的政策的事儿，我怎么能干呢？”

陈母 “不想劝，那你请回去！不让她跟郑有根好，是我们家的政策，违反我们家政策的事，我也不能让你干。你走吧。”

赵英 “哟，真看不出来，大妈您的政策水平还挺高的。”

陈母敲陈桂芹房间门 “桂芹，开门，你的好朋友来啦！”

陈桂芹 “不见。我谁都不见。”

赵英 “我可是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别后悔啊！”

陈桂芹开门 “妈，你出去！”

赵英进门。

房门重重。

陈母无奈，坐在门边的矮凳上。

屋里传出一阵阵的说笑声。

房门突然又开了。

陈桂芹 “妈。”



浪漫生活

陈母 “暖。” 连忙站了起来。

陈桂芹 “我饿了，我要吃饭。”

陈母 “暖，妈这就去做。”

陈桂芹 “这几天，我亏损大了，我要吃鸡，喝鸡汤。补身体。”

“有。有。” 陈母乐颠颠地走出门去。

陈桂芹又关上了房门。

13 厨房 白天

陈母在炖鸡汤。

赵英出屋 “大妈，鸡汤你慢慢炖啊，我走啦。”

陈母 “哎，英子，你是怎么说服她的？”

赵英 “靠政策呀。不过，要完全说服，还要有一个阶段，千万不能性急。”

陈母 “这我懂，性急吃不了热豆腐。”

赵英 “我走啦，这鸡汤你慢慢地炖啊。”

14 房间 白天

陈桂芹打开后窗，爬出屋去。

15 县城剧场 夜

大型横幅：全县革命样板戏会演

陈桂芹和赵英赶来了。停好自行车，两人进剧场。

